



詩經毛傳補義

三

465
3



門 仁 2
卷 46 3

毛詩補義卷二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漢 趙人 毛公 傳
日本 西播 岡白駒補義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彼彼宗廟宮室。行邁靡靡，中心搖搖。邁，行也。靡靡，猶

遲遲也。搖搖，憂無所愬。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

蒼天，此何人哉。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

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彼黍離離。彼稷之穗。穗也。詩

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行邁靡靡。中心如醉。醉於

穗。故歷道其所。更見。○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

離離。彼稷之實。自黍離離。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噎。憂不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三章章十句

案。離離。垂貌。搖搖。心無所附着。如無所愬也。言彼宗周之宮廟墜為田矣。禾黍離離。稷之苗。嗟乎我獨何心。過此能不閱哉。行邁遲遲。不忍去。中心為之搖搖。知我者。則謂我為心憂彷徨也。不知我者。乃謂我靡靡。其何求也。一腔隱痛。向伊誰訴。仰天嘆曰。赫赫宗周。使至此者。果何人哉。不斥幽平。第曰何人哉。蓋禍起君父。臣子難

言。愈傷愈念。愈刺愈隱。一章卒章。行役往來。固非一見

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其所

更見未嘗不閱傷也。范甯序于穀梁云。孔子就太師正

雅頌。因魯史脩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

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由此後儒。乃謂降

王于國風。則刪定於孔子。安哉。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

適魯。請觀周樂。工已為之歌。王矣。孔子之自衛反魯。樂

正雅頌。得所則在哀十一年。王列于國風。非孔子所定

審矣。且夫王之不德。輒可降為君。則君之不德。將降為

何等。春秋繫王于天。以尊周室。何於詩而降之耶。蓋自

周太師采詩之日。命名已如此。朱熹云。王室遂卑。與諸

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是亦本於范甯者也。焦

竑云。風之與雅。體製不同。若今詩。所謂選也。律也。調與

曲也。故其聲風。即二南亦繫之。風其聲雅。即正月亦繫

之雅。政不以此。為升降。知言哉。

難以風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

來。鑿牆而。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

曷其有佸也。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為桀括至

也。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案婦稱夫曰君子。此詩託室家以寓諷。故序以為風焉。言君子行役不知其歸期何時而歸至哉。雞之將棲羊牛之將歸來日則之夕矣。是則畜產出入猶有期節。我君子行役無期度如之何。可不思也哉。卒章不日不月其久不可計日月也。何時而。其有會哉。苟幸免於飢渴而已。苟字尤悽惋。有無可奈何之意焉。西周之世大夫

非無行役也。然出有皇華四牡之勞。入有出車欵柁之勤。嗟乎。先王以入道使人。後世以牛羊使人。而不知牛羊之歸猶有期也。齊襄葵丘之戍。瓜時而遣。及瓜弗代而無知之禍。因之。大夫思其危難。良有以哉。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翫右招我由敖。陶陶和樂也。翫翫也。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案君子者本在上之稱也。士大夫皆以治民為職。夫君子治下者也。子男子美稱。故稱君子。是以位言之者也。

又雖在下位。其德足以爲人上。亦謂之君子。是以德言
之者也。此詩君子是也。我我其友。只且語辭。君子遭亂
世。安於賤職。意氣陽陽。無所用其心。左手執笙。右手招
我。以房中樂。官曰其且相與樂而已。蓋欲與居于此職
也。**卒章**陶陶。謂樂於此職也。鄭玄云。敖。燕舞之位也。蕪
軾云。人君有房中之樂。此賤事耳。然君子居之。又且相
招而樂之。則以賤爲樂矣。君子以賤爲樂。則貴者不可
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復競矣。此所以閔
周也。朱熹從由房生解。謂卽前篇婦人所作。其夫旣歸
不以行役爲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匪直淺陋。抑鑿空
矣。甚。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
怨思焉。

揚之水。不流束薪。興也。揚。激揚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申。戍守也。

之國。平王之舅。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楚。木也。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甫。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蒲。草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許。諸姜也。懷

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案。鄭玄云。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疆楚。數見
侵伐。王是以戍之。彼其之子。謂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
先王之制。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畿
內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戍屯兵以守也。懷思也。言
薪本浮物也。激陽之水。可謂不能流。漂一束之薪。乎以
喻王者之尊。其勢非難。令諸侯也。而東周衰弱。不能號
令之。故彼諸侯之人。不與我戍申。獨使我周人遠戍。久
而不得歸。鄉關一去。音信邈絕。思哉思哉。不知何月。而

得旋歸哉。初驪山之禍也。申侯實啓大戎。則平王之於申。不共戴天之讐也。今不能令諸侯而遣畿內之民。為讐人役。不但非其分也。周人固已不甘矣。此其所以怨思焉也。
章甫舊名呂。宣王世改呂為甫。按國語史伯云。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呂方強。其隙愛太子。亦必可知也。幽王既弒。立宜臼于申者。許男與焉。則平王之德。甫許當亞於申。故并成甫許。朱熹謂以申故并成之。亦太疎矣。鄒忠胤云。揚之水。凡三見。而不流束薪束楚。徑與鄭風相襲。想古有是成語云。

中谷有推。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

棄爾。

中谷有推。嘆其乾矣。

興也。推。離也。嘆。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

有女仳離。嘒

其嘆矣。此別也。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艱亦難也。○中谷有推。

嘆其脩矣。

脩且乾也。

有女仳離。條其欬矣。

條。條然。欬也。

條其欬矣。遇

人之不淑矣。○中谷有推。嘆其濕矣。

離。遇水則濕。

有女仳離。嘒

其泣矣。

嘒。泣貌。

嘒其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有推。二章。章六句。

案中谷。谷中也。推。陸草也。嘆。訓菸。謂萎死也。嘒。嘆聲也。人謂其夫也。鄭玄云。人居平安之世。猶離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離之生於谷中也。嘆其乾矣。蓋謂由萎死而至。於乾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有女仳離。嘒然其歎矣。以遇人之艱難。故爾夫世治。則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陰陽和合。風雨有節。世亂。則政教苛於上。風俗敗於下。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凶年饑饉。不免於離散矣。故此離之女。不怨其夫。止怨遇夫之艱難。爾章脩。長也。凡陸草生谷中。則莖細而長。條。嘒貌。欬。嘒同。朱熹云。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卒章既菸死矣。

雖遇水而濕無復生意也何嗟及矣事已至此未如之何也凡事已至此固未如之何已人君居是邦也不崇仁撫民以理政令未必凶也一旦遇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口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蓋詩人託於棄婦以閔周室也後世註家皆訓曠為燥於首章二章猶可也至於卒章則窮矣於是仍為燥之又於首章不穩矣其說云既先燥其乾者及其甚也則雖其生于濕者亦不免夫雖陸草也性傷于濕何得云雖生于濕者亦不免也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為羅言為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我生之初尚無為尚無成人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吽罹憂吽動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罟覆車也我生之初尚無造造偽也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兔爰爰雉離于罝罝罝也我生之初尚無庸庸用也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聰聞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案尚無之尚猶也尚寐之尚庶幾也言緩于兔急于雉喻為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也夫狡兔得脫介雉離羅亦以見小人以巧計倖免君子無辜而受禍焉我生之初也猶無成人為我長大之後乃逢此軍役之多憂既不能殺身庶幾寐而無動耳言不樂其生也卒章傳云造偽也愚謂偽恐為字誤卒章無庸無用軍役也鄭玄云百凶者王構怨連禍之凶也衰亂之世蓋動則離羅無覺無聰付天下事于不知不聞雖不樂生非必欲死言必如此始免耳

葛藟王族刺桓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縣縣葛藟在河之漘。興也。縣，縣長，不絕貌。水厓曰漘。終遠兄弟謂他人

父。兄弟之道已相遠矣。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縣縣葛藟在河之洑。

也。厓，厓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王又無母恩。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縣縣葛藟在河之漘。漘，水厓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昆，兄也。謂他

人昆亦莫我聞。

葛藟二章章六句

案今本序作刺平王。陸德明云：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二章傳云：王又無母恩。夫平王之於母家，德其立己而勤為之。戍則不可謂無母恩矣。今據傳當從刺桓王。葛藟，支蔓

聯屬有宗族之義。故詩人取以興焉。兄弟兼於族昆弟，言之言葛藟之縣縣，以得河之潤澤故也。以興王族之昌盛，由得王之恩施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終遠兄弟，則雖其父母亦然。視諸父謂之他人，則亦莫我眷顧矣。○一章言無恩于母家也。兄弟謂從母昆弟也。莫我有言視之若無也。卒章聞相聞也。鄒忠胤云：周之盛也，萃鄂輝於常棣，苞體茂於行葦，逮葛藟之刺興而維翰之勢日衰矣。周所以卒于不競與。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興也。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

於讒矣。○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蕭，所以共祭祀。○彼采艾

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艾，所以療疾。

采葛三章章三句

案鄭玄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毀。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如三月。蓋心有所危懼。雖暫如久也。自古小人排君子。權奸欺庸君。未有所始。于離間而終于陷害者。詩人憂一日不見。其慮深矣。采蕭。喻以大事使出。采艾。喻以急事使出也。徐微。弦云。葛以三月而伐。故采葛日如。三月。蕭以三秋而成。故采蕭日如。三秋。艾以三年為良。故采艾日如。三歲。蓋風人之巧喻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

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檻檻。毳衣如茨。

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茨。蘆也。蘆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于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豈不爾思。畏予不敢。

畏予大夫之政。終不敢。

○大車啍啍。毳衣如璫。

啍啍。重遲之貌。璫。頰也。豈不爾

思。畏予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穀。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為一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案郊。茨。謂服色。青者。如茨草也。子謂大夫也。古者大夫乘大車。巡行邦國。服毳冕。冕以決訟。於是欲淫奔者。謂云。豈不爾思哉。畏予大夫之政。終不敢爾。蓋此雖非盛周風化之時。大夫猶能以刑政治民。使民畏不敢也。夫周之盛也。禮樂治民。民由其教。習以為俗。男女之際。莫不由禮焉。二南之化。可以見已。詩人不陳風化之時。而陳刑政之世。以見刑政之時。不若焉。其刺益深矣。○草。璫。玉赤色也。卒。章。謂禮之維持堅固也。穀則異室。夫婦之禮有別也。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則周禮始。合葬也。有如皦日。誓辭也。以日誓。以河誓。皆曰有如。言夫婦之道。惟生死以禮義而已。若謂予不信。有如白。日矣。誓弗犯禮也。蓋禮行。則其維持人心。如

此禮義陵遲則男女淫奔莫不至也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燒塢之處

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施施難進之意○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子

父嗟彼留子國將其來食子國復來我乃得食○丘中有李彼留之

子彼留之子贈我佩玖玖石次玉者言能贈我美寶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案子嗟之在職也丘中燒塢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留氏子嗟放民農業所治也而今放逐在外國人觀其

業而思之嗚乎彼留子嗟安得復來哉將其來施施難進蓋恐其不復更來也

二章于時年歉乏於食故思之日子國將其來我乃得有食耳卒章既稱其父又及其子

以見世賢焉佩玖美寶也以喻美道言彼留氏之子嘗遺我以美道也亦思昔日之功以志慕也詩曰大

車禮義陵遲而人思政丘中有麻賢人放逐而人思賢猶有先王之遺風焉故叙詩以此終王風朱熹易幽人之貞為姦私之事吁子嗟子國之子何其一婦人而夫

之多也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竝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

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

士之位焉。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適，之館舍。粢，餐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

采祿。○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好，猶宜也。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粢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蓆，大也。適子之

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案館，卿士治事之舍。在天子之宮內，還還于采地也。諸侯入為卿士於畿內，受采祿。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美服，稱其德也。敝，予又改為之。道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也。之子之館，還於朝。予授子之粢，愛之之至也。孔子曰：吾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夫桓公死，難之節，武公定策之功，緇衣之詠，周人愛之無已。居亾何周，鄭交惡。

衣未敝而其人改彼子之館，號實宅之。至取温之麥，成周之禾而粢亦絕矣。緇衣而猶若是，悲夫。卒章蓆大也。言服稱其德，則寬大安舒也。後儒謂改衣授粢，豈民之得施于上者乎？殊不知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者言志者也。敝予又改為還予授子之粢，皆國人之志也。何問當施與，不如是說詩，則風人之旨索然。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

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為

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

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牆，垣也。桑，木之衆也。豈

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諸兄，公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園所以種木也檀疆韜之木豈敢愛之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案里者人之所聚居以喻親戚聚居也樹杞以喻兄弟也莊公之母為叔段請京使居之祭仲諫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弗聽曰請仲子無干我親戚無傷害我兄弟段實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哉姜氏欲之焉辟害汝仲之言非不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時武公既凶言父母者帶說耳蓋內束於母命外難於國論所謂小不忍也遂有鄆之伐狀賊天倫致大亂也向使莊公從祭仲言早為之所不授以大邑則其勢猶未足以逞而其狼心猶或可少戢乃譏于姜氏欲之而祇幸其自斃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莊公有焉故謂之鄭志莆田鄭樵曰此詩為淫女之詞朱熹仍之按左傳襄二十六年子展相鄭伯如晉賦將仲子叔向稱其儉而壹如其淫詩也子展何故以鄭人揚鄭醜叔向亦何取而卜其後也其不然明矣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賦將仲子叔向稱其儉而壹如其淫詩也子展何故以鄭人揚鄭醜叔向亦何取而卜其後也其不然明矣人說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豈無居人不如叔也

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

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案于往也言叔之往田獵也里巷若無復居人矣豈實無居人乎雖有而不知叔之洵美且仁也爾蓋叔豈真

美且仁哉。但其黨說從之。如是。其能使西部北鄙。或于已。又能收貳。以為己邑。豈非此輩為之羽翼乎。其勢將滋蔓難圖。故詩人陳其黨美。愛叔段之言。而見叔之比昵羣小。如是。羣小之注心翼戴。如是以刺莊公之不早為之所也。一章飲酒。謂燕飲也。好者。獻酬款洽。情意交通之謂也。二章服。猶乘也。易稱。服牛乘馬。俱駕用之義。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叔之從公田也。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驂之與服和諧中節。

叔在藪。火烈具舉。藪澤禽之府也。禮褻暴虎。獻于公所。禮肉袒也。暴虎。虎。將叔無扭。戒其傷女也。

叔于田。乘乘黃。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揚。揚。叔善射。

忌又良御。忌也。辭。抑磬控忌。抑縱送忌。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叔于田。乘乘鵠。驪白雜毛曰鵠。兩服齊首。齊。馬首也。兩驂如手。進止如御。

者之。叔在藪。火烈具阜。阜。盛也。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慢。遲罕。希也。

抑釋柎忌。抑鬯弓忌。柎。所以覆矢。鬯。弓弦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案四馬為乘。古者諸侯一車駕四馬。如組。言御之善也。說已見于前。在外曰驂。火烈。言火有行列也。具舉。言眾同心也。言叔之從莊公田也。乘一乘之馬。執轡在手。而御如織。驂服和諧。而節如舞。其在藪也。列人持火。同時俱舉。於是叔禮褻。而搏虎。以獻諸公。所公曰。請女無復習。戒慎哉。恐其傷女矣。蓋暴虎。以獻示勇力。玩公也。公戒其傷女。尋常兄弟友愛之言耳。若實愛叔。則當有教之方矣。徐筆洞云。戒其傷女之言。是戒其傷于虎乎。戒其傷于公乎。人言可思。可醒。刺意與上篇同。二章專言其才藝。也在內曰服。襄駕也。馬之最良。為上駕。鴈行。

言驂服相次序也。抑發語辭。卒章言田事畢也。釋解也。棚箭箭之蓋也。鬯，韜弓之器也。言及田之將罷也。叔之馬既遲矣。矢又希矣。乃釋棚以覆矢。執鬯以弋弓。從容整暇得意洋洋。其勇才如此。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克段。以譏失教。叔于田。二詩皆美叔段之材武。無一辭他及。而序以為刺莊公。其肯一也。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

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

二矛重英。河上

乎翱翔。

重英。矛有英飾也。

清人在消。駟介麋麋。

消河上地也。麋麋武貌。

二

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重喬累荷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

軸河上地。

也。陶陶驅馳之貌。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

清人三章章四句。

案春秋閔二年冬。狄入衛。蓋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而南侵。乃使高克將兵於河上。以禦之。鄭玄云。清者高克所帥眾之邑也。駟介四馬被甲也。旁旁驅馳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並建于車上。長短不齊。其英重疊。故謂之重英。言克之帥清人在彭也。駟介旁旁。車上建矛。英飾重疊。翱翔乎河上。是時衛既為狄所敗。距高克將兵之地。僅隔一河。當枕戈露刃。不遑寧處。而尚翱翔逍遙。以兵為戲。克固無將兵之才。但以惡之故。使禦狄。

也。既已惡之。而復委以兵柄。豈將假手於狄。以剪所忌耶。向使克自知罪在不宥。擁兵自固。或召狄以內寇。而為之應。或奔狄以輸情。而為之謀。則是反以禦狄者。餌狄。何幸之有。即不然。而以三軍之衆。勒一夫。是投鼠以千金之璧。豈不愚哉。猶幸師潰且歸。克僅束身以奔陳也。甚矣文公以己國。僥倖也。春秋書曰。鄭棄其師。蓋云非克之棄。鄭師而鄭之自棄其師也。故序以為危國。亡師之本。一章矛柄近。上有鈎。日喬。所以懸英也。故傳以為累荷。卒章中軍。軍中也。左旋右抽。軍中為容好。皆間暇無為逍遙之狀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如濡潤澤也。洵。侯君也。彼其之子。舍命不渝。變渝。

也。○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豹飾。綠以豹皮也。孔甚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也。司。主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彼其之子。邦

之彥兮。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案。羔裘。大夫朝服也。且侯。言其儼然。人望而畏之。其德可。使南面也。舍。猶處也。命。天命也。古之君子。服羔裘。在朝。其色潤澤。性行均直。服稱其德。儼然有上人之度。其當事也。處命。不變其道。守志不革其節。陳古之君子。所以風刺。今朝廷無此人也。一章直者。謂伸其道義。不曲從人也。邦之司直。言能為邦國主持道義也。卒章粲兮。德之外形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是故直不處于命。則矯激而沽名矣。彥。不處于命。則粉飾而炫采矣。故首言舍命不渝。而次承以直以彥也。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挾執子之祛兮。遵。循路道也。挾。擊祛袂也。無我惡兮。不寔故

也。速也。○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無我魏兮。不寔好也。

魏棄也。

遵大路一章章四句。

案莊公殺弟幽母射王中肩。悖逆已甚。君子去之。詩人托為挽留者之詞。故故事也。言遵大路。擊持其袂。留之而曰。無我惡也。以莊公不速。先君之故事。故使子去也。無以君之故而棄斯國人也。卒章好善也。謂善道也。朱熹以此詩為淫婦之詩。引宋玉好色賦為證。夫宋玉稱詩。正竊用其語耳。文人用詩語。率如是。何反以此詩為宋賦。註脚乎。此泥于鄭聲淫一語而動。輒曰。鄭詩為淫庸。知聲與詩本自別也。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言小星已將翔。

將翔。弋鳧與鴈。間於政事。則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有

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君子無故不徹

無不安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雜佩者。珩璜琚知子之

順之。雜佩以問之。也。問遺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案序云。不說德者。謂不說有德人也。云好色者。鄭俗為爾。當是時也。莊公惟祭仲祝聃。高渠彌之徒。是信是用。故陳古賢士之義。以刺今不說若人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際也。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將發語辭。弋。繳射也。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言古之賢士。夫婦相警。女曰雞鳴。可興矣。士曰恐已昧旦矣。蓋謂失其期。

也。女又曰。惟子宜興而視夜。意者明星尚爛然矣。其相警戒。不留色。如此。則早朝於君。從事於職。可知也。政事有間。則將翔將翔。弋鳧與鴈。所以習射也。夫射者。士之盛藝也。容比于禮。節比于樂。古者諸侯貢士于天子。天子試貢士。澤宮蓋籍。以觀德焉。非它未技之比矣。諺云。官怠於成。考哀於妻子。閨門之裏。特為易留。連夫妻相警覺。孳孳不怠於職。不以色易德。其賢可概矣。故舉以為美義。一章承上章而言。親賢以輔成其德也。言我也。加加豆也。燕禮。牲牢之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子謂賓客也。琴瑟所以樂賓客也。御侍靜安也。言所弋之鳧鴈。我為賓客。為加豆之實。與子共看羞之。我與子共飲酒。願白首無相忘焉。于時琴瑟在於侍御。賓主和樂。無不安好矣。卒章言遇賢致厚意也。順謂與已和順也。好謂與已同好也。言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以送子也。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若其有之。固將行之。昔人稱賢。賢於好。賢故首舉夫婦相警。不怠於職業。卒之以好賢之義云。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

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

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親迎同車也。將翔將翔。佩玉瓊瑤。佩

瑤。所以納。間。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孟姜。齊之長女。都。闕也。有女同行。顏

如舜英。英。猶華也。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將將。鳴玉。彼美孟

姜。德音不忘。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案左傳。隱八年。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後桓六年。忽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則蓋是時。媯氏已死。忽將改娶也。舜

華色之麗者。其華朝生莫墮。嚴粲云。舊說以有女即孟姜。其文重復。彼乃別指之辭。有女同車。謂忽嘗所娶陳女也。彼孟姜。謂齊侯女也。言所親迎陳女。顏如舜華之麗。然此所取。特其色耳。夫女色易衰。譬如朝生莫墮。故以舜華況焉。言不足恃也。雖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琚之佩。終不若彼美孟姜。信美且閑雅也。以言齊國大勢強。足以為援。非如陳國小力弱不足恃也。**卒章**忽如陳以媯氏歸。故曰同行德音。令譽也。不忘者。謂人相傳也。以愚而論。忽之不昏于齊。未為失也。丈夫不能自強。欲求寵于婦人。女子以借援。婦翁此固小人之心耳。夫齊大國也。于時小霸也。人情思求繫援。惟恐不得。乃齊侯欲妻之。而忽以非耦辭。再請妻之。而又以不敢師昏固辭。其言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此毅然。丈夫之志也。夫齊之所欲妻者。文姜也。向令忽昏于齊。縱能免於見逐。亦何能追彭生之禍。國人見突挾宋之援。以逐忽。忽之無援。以至於此。乃追恨刺之。是事後成敗之論耳。眾人之情也。故序國人刺之云。朱熹疑謂此詩亦淫奔之詩。而曰德音不忘。言其賢也。果淫奔之詩。那何以

謂之賢。其自矛楯如此。且左傳鄭六卿餞晉韓宣子于郊。子旗賦有女同車。而宣子皆稱善。豈有淫奔之詩。而可登之燕享者乎。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

不見于都。乃見狂且。于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 山有橋松。隰

有游龍。松木也。龍紅草也。 不見于充。乃見校童。子充良人也。校童昭公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案子都子充皆男子美好之通稱。此詩所稱以德之美。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言高下大小各得其所也。以興在位宜各隨其材。居其官也。今昭公之朝官非其人。職非其器。不見美德之君子。但見狂醜之小人。夫高高下下。

何地無材。即洪纖異品。天喬殊植。均之有當于用。鄭雖
蕞爾。豈無堪任之臣。何宜見者不見。不宜見者偏見也。
此由其所美非美也。卒章橋與喬通高也。游枝葉放縱
也不見于充。乃見校童言在位不得其人。本由昭公之
不明。故云不見美德之君子。乃見昭公
朱熹以為淫女戲其所私者。淺陋甚矣。

釋兮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

釋兮釋兮風其吹女。興也。釋。稿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叔兮伯兮。倡予和

女。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釋兮釋兮風其漂女。漂猶吹也。叔兮伯

兮。倡予要女也。要成也。

釋兮二章章四句。

案釋木葉稿而將落者也。上女女於釋下女女於君。釋乎釋乎待風而後落以喻人臣待君倡而後和也。叔也。

伯也。君倡則和之矣。今君弱臣彊。故不倡而和也。此所以刺也。何楷云。不知朱熹何意。必欲改為淫女之詞。夫女雖善淫。不應呼叔兮又呼伯兮。始非入理言之。汚人齒頰矣。又鄭六卿。餞韓宣子。子柳賦。釋兮。宣子稱善。則其非淫詩可知。

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彼校童兮不與我言兮。昭公有壯校之志。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

兮。憂懼不遑餐也。○彼校童兮不與我食兮。不與賢人共食祿。維予之故

使我不能息兮。憂不能休息也。

校童二章章四句。

案昭公雖年長無成人之實。故謂之校童。如左傳稱魯昭年十九猶有童心也。言賢者欲與忽圖政事而忽不

能受之。維子之故，使我憂懼，不遑餐也。蓋忽稱校，則必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者也。夫黜乎小事，則必疏乎大體。故迂遠大之圖，而是近小之俟，不與賢者圖事，而令權臣擅命也。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惠，愛也。溱，水名也。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洧，水名也。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士，事也。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章五句

案鄭國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禍亂不已。故國人思大國之正之，以語大國之卿也。鄭玄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也。溱洧皆在鄭地，從鄭而適他國，必涉之也。豈無他人，言將告他國也。狂童，斥突也。言子愛思我國，我則褰

裳涉溱，往告難矣。若子不思我國，豈無他國，可告之乎。方今鄭國狂童日益狂行，蓋國人欲逐突而定忽也。忽是莊公世子，于禮宜立。按春秋桓公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十六年，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云：謀伐鄭，納厲公也。則是諸侯皆助突矣。故設云：子惠思我，又云：豈無他人。歐陽修非序謂以難告人，豈待其思而後往告，此不淡考耳。卒章他士，謂他國之卿也。鄭玄云：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士者堪任於事之稱，故傳云：士事也。惟釋士義耳。朱熹亦以此詩為淫女語其所私者之詞，忠臣憂國之苦心，反墮媒穢之昵情，吁冤矣哉。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

隨。

子之丰兮，俟我于巷兮。丰，豐滿也。巷，門外也。悔予不送兮。時有違而不至者。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昌盛貌悔予不將兮將行也衣錦

娶衣裳錦娶裳衣錦娶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叔伯迎也

裳錦娶裳衣錦娶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案坊記云塔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塔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國政衰昏姻禮廢男子親迎而女有違而不至者後不得耦而追悔焉言出有男子面貌丰然來而親迎侯我乎門外悔予不送之行也二章堂門堂也三章上衣去聲娶禪也衣錦加禪衣為其文之太著也鄭玄云此庶人之嫁服也此章望夫更來迎己也言衣裳既備叔也伯也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卒章婦人謂嫁日歸朱熹謂婦人與所私期而有異志既乃悔之然則是奔也豈有奔其人而乃具禮服以待車馬者乎且堂上非所私之地伯也叔也何所私之衆哉

也何所私之衆哉

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町町者茹蘆之俾遠而難其室則邇其人甚遠邇近也得禮則

則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邇近也得禮則遠○東門

之粟有踐家室粟行上粟也踐淺也豈不爾思予不我即即就也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案鄭國衰亂男女不待禮而相奔故刺之也東門鄭要會之地故取以與焉言男女之際以禮則近而易如踐東門之墀今男女欲不待禮而相奔故遠而難如登茹蘆之阪其室雖近其人甚遠蓋當時男女之相奔者思之不得見嘆室雖近而人甚遠故詩人仍其言以刺之也卒章言得禮則易也予斥男子不我就謂不親迎也

言行上果取之甚易。淺家室其人亦近。豈不爾思乎。但子不以禮就我耳。案子貢傳申培說並無此篇目。而於王風有唐棣篇名。鄒忠胤云。魯論所載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即此篇首章也。通三章章四句。今試細觀其文義。每章承上文遞下。而各自為韻。首章言室遠。次言室非果遠。但其人自遠。二章有踐家室室之邇也。子不我即人之遠也。愚謂此篇與論語所引詩詞大類。二家合之。所謂延津躍劍合浦還珠。信非牽合矣。惟為王棄賢大夫風之則不足信也已。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既見君子云

胡不夷。胡何夷。說也。○風雨瀟瀟。雞鳴膠膠。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也。既

見君子云。胡不瘳。瘳愈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晦昏也。既見

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案嚴粲云。鄭五公子之亂。時事反覆。士之怵于利害。隨勢變遷。失其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君子不改其度焉。蓋風淒雨晦。有似亂世荒昧景象。故以風雨興焉。雖風雨淒淒乎。雞猶守時而不輟其鳴。以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今日時世無復有若人。若既得見若人。則云何而不悅哉。一章瘳憂愈也。二章不已者。接續而鳴也。謂曉天雞鳴愈速也。荀卿曰。歲不寒無以知松栢事不難無以知君子。亂世然後小人君子之分別矣。陸機演連珠劉峻辨命論。皆祖序義。朱熹以風雨雞鳴為淫奔之時。大失詩趣。義亦俚矣。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游賦風雨其非淫詩不待辯而明。

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焉。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佩佩玉也。士佩瑋珉。

挑兮達兮在城闕挑達往來相見。挑兮達兮在城闕。

今挑達往來相見。挑兮達兮在城闕。

子衿三章章四句

案鄭國學校不修。學子分散。朋友不復羣居。不相見而思之也。悠悠憂思也。言思青青子衿我心乃悠悠思之。辭也。縱我不往見子。子寧得不來。習詩樂乎。責廢業去學也。○首章縱我不往見子。子寧得不來。所謂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二章挑達城闕。間日遨遊無度者也。夫學校之設。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學子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何暇為城闕之遊。挑達自嬉乎。今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惟好登高候望為樂。此

固我心。所以悠悠也。古之君子。時教既有正業。退息必有居業。趨以采齊。行以肆夏。禮樂不可一日而廢也。一日廢禮樂。則非僻之心。或入矣。一日不見。如三月。蓋謂一日之所廢。所失之多也。朱熹謂此詩儂薄。不可施之學校。亦以淫奔目之。然其作白鹿洞賦曰。廣青衿之疑問。則仍序說其識見。不定如此。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

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終鮮兄弟維予

與父無信人之言人實迂女迂詐也。○揚之水不流束薪終

鮮兄弟維予二人二人同也。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案鄭國專政之臣。余仲與高渠彌而羣臣皆莫非其黨。釋篇中維予二人云。則愛忽者。僅此一人耳。鄭玄云。作此詩者。同姓臣也。楚薪木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一束之楚乎。以喻忽據南面之等。其勢非難制。臣子也。然忽無忠臣良士。又雖多兄弟。皆懷心外市。是雖多猶鮮也。維予與女有耳。無信人之言。竄端匿跡。皆懷二心。終實誑女耳。讀此詩。乃想見忽之為人。必多猜善忌。此其所以無忠臣良士也。夫木腐。虫生。心猜。讒入。維予二人亦不能自保于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按國風揚之水。三見。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言晉昭不能制曲沃。此詩言忽不能制權臣。取喻皆同。朱熹改為注詩。而于兄弟二字難解。則引戴記。而曰兄弟婚姻之稱。然章首揚之水二句。當作何解。其附會可見已。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如雲。謂衆多也。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思不存。乎相救。

急。縞衣綦巾。聊樂我員。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出

其闔閭有女如茶。闔。曲城也。闔城臺也。茶。英茶也。言皆喪服也。雖則如茶。匪我

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茹蘆。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

出其東門一章章六句

案鄭公子爭國。兵革不息。夫妻不能相保也。鄭玄云。有女。謂諸見棄者也。縞衣綦巾。自謂已夫妻也。員與云同。語辭。言出其東門。棄女如雲。兵革喪亂之景象。可想見矣。雖則如雲。匪我思之所能存救也。惟願得我夫妻完聚。相樂焉耳。卒章且亦語辭。兵革之後。喪服者多。故曰如茶。夫死于役。非獨生棄也。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

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有美一人清揚

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野

有蔓草零露瀼瀼瀼瀼盛貌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

子偕臧臧善也

野有蔓草一章章六句

案零落也言野草之蔓延由零露之霑潤以喻民之蕃息由君澤之恩育也于時鄭國喪亂君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不得配耦桃夭過矣探梅失矣男女之適願而偕臧者少矣故設言其人以思不期而會焉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設言其人若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設言其人也若得邂逅相遇是適我願也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

救焉

溱與洧方渙渙兮溱洧鄭兩水名渙渙盛也士與女方秉蘭兮蘭蘭女

日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訏大維士

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勺藥香草溱與洧瀏其清矣瀏

士與女殷其盈矣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

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案此詩人言鄭俗淫佚以叙其事也渙渙春水既泮而水盛也所謂桃華水下之時也于此之時鄭士女秉蘭

於水上。女謂士曰。觀夫滄之外乎。士曰。吾已觀矣。未之從也。女復勸曰。且往觀乎。滄之外寬大而且樂。于是士與女俱往。相與戲謔。情意既熟。送別以勺藥。勺藥一名可離。故贈以志離。別云。古之人行之。一入士女之際。便成惡俗矣。**卒章**嚴祭云。將方且也。言方且相諱而未已也。按夫子刪詩存鄭衛淫慢何也。夫詞致儂佻。自風氣使然。夫子惡亂雅樂者。惡其聲也。非惡其詩。如惡其詩。盡早刪之矣。國風徒歌也。詩何與焉。夫人情莫所不至。仍入情之所必有。而以此之善何詩。不可垂教。故曰。蔽思無邪。春秋之時。列國大夫賦詩見志。各取其所欲。展轉上窮。故曰。詩可以興。鄭衛讌狎如莊士。讀不欲竟。夫子顧有取焉。蓋桑中。可以知衛之亂。漆洧。可以觀鄭之衰。在朝廷而知閭巷之態。居盛世而觀衰亂之風。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詩可以觀。君子不達乎人情。世態無以爲政。此夫子所以存鄭衛也。後儒謬以鄭聲爲鄭詩。其說至乎桑中漆洧而窮矣。於是乃謂是勸善懲惡之設焉。果若其說。奚聖人之教之迂遠也。朱熹於關雎哀而不傷。爲贖贖之解。坐此。故爾如鄭聲。即鄭詩。則宋固無

詩何謂宋音
燕女溺志耶

鄭國二十一 篇五十三 章二百八十三句

齊雞鳴詒訓傳第八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雞鳴而夫人作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東方明則夫人纏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

聽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見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

子同夢。古之夫人配其君會且歸矣。無廢予子。憎會會於

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廢予子憎無見惡於夫人

雞鳴三章章四句

案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乃告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欲令君蚤起而視朝也然匪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蓋賢妃心惟恐失告故以蒼蠅之聲為雞鳴也予曰觀過斯知仁矣是之謂也昔周宣王有脫簪之后而卒成中興后即齊女也今所陳賢妃豈先齊之賢妃乎卒章薨薨衆貌甘樂庶衆也子謂君也夜將旦百蟲作矣蓋短夜之景象也當此之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則將散歸矣無使衆臣以子之故而憎子哉蓋詭自為以為君何其婉以切也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子之還兮遭我乎楸之間兮還便捷之貌楸山名竝驅從兩肩兮揖

我謂我儂兮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儂利也○子之茂兮遭我乎楸之道

兮美茂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

楸之陽兮目盛也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狼獸名臧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

案鬪雞走犬六博蹴鞠者齊之俗固然哀公好田獵國人輒化之其於田事尤所習也乃卒然狹道相逢而欲以標佼逞伎彼此相稱譽我稱子之便捷則子譽我之價利意氣飛動勃勃見於眉宇之間所以滌其神者深矣然豪爽駿快之間猶存揖讓後至桓公興霸業蓋有其漸矣鄧元錫云雞鳴刺色荒也還刺禽荒也雞鳴思古賢妃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旨哉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俟待也門屏之尚之以瓊

華乎而瓊華美石也○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青青

尚之以瓊瑩乎而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俟我於堂乎而充耳

以黃乎而黃黃玉尚之以瓊英乎而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

著三章章三句

案而爾古通用著塔家之著也尚加也昏禮塔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待於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但盛飾以俟婦於其著故詩人托於新婦言以刺其廢禮也蓋塔盛服意氣揚揚而俟之著婦但津津塔之盛飾為可喜其廢禮之處都如父母不知也翁媿不知也塔不知也女亦不知也當時為俗死乎言

表矣。二章謂卿大夫也卒章謂人君也言自國君皆然曾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是雖國君亦親迎矣戴記云昏禮萬世之始也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

在我室兮履我卽兮履禮也○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

在我闈兮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在我闈兮履我

發兮發行也

東方之日一章章五句

案我即我也東方之日以喻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君以禮道之民乃化之則彼姝然女子在我室矣夫在我室者是以禮即我者也當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之時特歌明世之正禮其刺譏亦婉矣獨無愧于東方之日東方之月耶卒章月以喻臣也君明於上若日臣察於下若月道君臣皆率道也我行來於我也此詩序但云刺而不著其所刺為誰然詳繹君臣失道云則知其為莊公之詩莊公驟如崔氏以通其妻遂為崔杼所弑君臣失道孰大焉子貢傳以為刺莊公是已然詩人為國惡諱故不正言朱熹但謂淫奔之詞嚼蠟殊甚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上日衣下日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

未晞顛倒裳衣始晞明之倒之顛之自公令之告○折柳

樊圃狂夫瞿瞿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為藩園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不能辰夜不夙則莫辰時夙早莫晚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案玉藻云朝辨色始入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明告羣臣急遽顛倒衣裳夫顛之倒之非自急遽也以自公召之之故也所謂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者也卒章折柳樊圃雖有如無以興瞿瞿狂夫主挈壺氏之事也乃不能記時夜不早則晚矣夫人主以官人為能人臣以任職為能人主而不能用人則不任不獨挈壺顛倒不獨衣裳也詩人以此刺寓意深矣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

詩去之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興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

綏然無別失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曾道有蕩齊子由歸蕩平易也齊既曰歸止

曷又懷止懷思葛屨五兩冠綵雙止葛屨服之賤者曾

道有蕩齊子庸止庸用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藝麻如之

何衡從其畝藝樹也衡獵之從獵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必告父母母廟既曰告止曷又鞠止鞠窮析薪如之何匪斧不

克克能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極至

南山四章章六句

案綏綏求匹之貌曾道適魯之道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日歸雄狐綏綏喻襄公淫乎其妹也襄公居尊嚴之位何為此雄狐之行乎曾道蕩然文姜嘗從此道嫁于魯矣既其如此襄公曷復懷之乎○章五者數之奇也屨以兩隻為具故曰兩綵必屬乎冠故冠綵連稱綵纓也言葛屨五兩其數雖奇乎以冠綵雙則非其匹矣以喻襄公淫乎文姜也庸言用此道嫁于魯也從相從也從橫乎其畝以興取妻必告父母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先王制禮先此二者孔子曰人道禮為大而禮婚姻為大同姓不取匪媒不取今襄公淫乎其妹曷窮此穢行乎卒章極言至於此也案曾桓弒兄自立有危心焉故結婚于齊以自固文姜即襄之欲妻忽者也忽失援而身死桓得援而身亦死鈞之死耳而有辱名焉鳴寧為桓乎寧為忽乎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

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田維莠騫騫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無思遠人勞

心忉忉忉忉憂勞也言無德而求無田甫田維莠桀桀

桀桀猶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怛怛猶婉兮變兮總角卬

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婉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卬幼樛也弁冠也

甫田二章章四句

案上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也莠害禾草也騫騫張王之意思遠人求諸侯從己也言無田大田人功不給則多見莠之騫騫耳以喻無德義而求大功徒憂勞其心也襄公嘗師于首止殺鄭于壘轅高渠彌又嘗伐衛而納紀季之鄆又嘗與宋魯陳蔡再伐衛而納惠公可謂務大功矣然內行不治德義不修惟負眾恃力所以求

者非其道也奚能有成哉不修本而修末不亦反乎卒章突卒相見貌易云突如其來如言婉變幼童總角卬兮未幾見之突爾冠矣以喻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居止幾何可以立功也夫能循其道而修之則勢有突爾成矣其成誠在不識不知中先哲有謂於甫田悟進學信哉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

之故陳古以風焉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

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盧重環重環子

美且鬢鬢好○盧重鉤鉤一環其人美且偲偲才

盧令三章章二句

案盧黑色犬也。韓國產最良。戰國策云：韓盧天下之駿犬。是也。言古有聞盧環聲而悅者，非徒悅其田犬也。以其人美德仁愛也。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舉欣欣然，有喜色，此無他，與民同樂也。與是詩正相發。言既仁美且鬚也。外傳載桓公問管仲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戈不聽國政，昇聖侮士，而惟女是崇，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齊襄外作禽荒，不減於內作色荒，可以見矣。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

使至淫亂為一國患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

興也。鰈大魚。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如雲言盛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鱣。

魴鱣大魚。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如雨言多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

唯唯出入不制。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水喻衆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案敝敗也。笱捕魚之器。如雲言從者盛也。亦以見其勢強盛焉。言大魚在於梁，非敝笱之所能制。以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也。然夫倡婦隨，男女之大經也。夫魚雖大乎，非不可制者矣。魴鰈之跋扈，惟是出笱之敝敗。出入惟其欲也。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載驅薄薄簞茀朱韞。

薄薄疾驅聲也。簞方文蓆也。車之蔽。日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發夕發夕自夕。

○四驪濟濟垂轡瀾瀾。

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瀾瀾衆也。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言文姜於是樂。

然○汶水湯湯行人彭彭彭彭多貌魯道有蕩齊子翺翺翺翺猶翺翺也○汶水滔滔行人儻儻儻儻衆貌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

案魯桓歿後文姜會齊侯于禚于祝丘于防于穀祝丘與防皆魯地而詩中言汶水湯湯則此詩蓋于會祝丘若防時作也載之為言則也朱漆鞞革也所謂朱革之質也言襄公則驅車馬薄薄然以入魯境文姜發夕從魯道往會焉夫大都矚目之地於此驅馳其所求者何事其所合者何人曾無羞耻之色文姜急於赴會故發自夕行一章驅黑色馬也垂轡四馬垂六轡也豈弟本為盛德之稱此以稱齊子者以其無慙耻之心亦樂易也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二章孔穎達云魯在汶側鄭玄云汶水之上有都焉行人彭彭益見無耻之甚曰

豈弟曰翺翺曰遊敖無慙耻無忌憚情態盡乎詩中矣胡胤嘉云詩人無一語及於淫譎而其惡著無一語及於刺貶而其刺深此詩之為微妙也朱熹但以爲齊人刺文姜之詩然則齊襄之罪可未減乎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抑若揚兮抑美色揚廣揚美目

揚兮好目揚眉巧趨踰兮射則臧兮踰巧趨貌○猗嗟名兮美目清

兮目上為名目下為清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二尺

日正外○猗嗟變兮變壯好貌清揚婉兮婉好眉目也舞則選兮射

則貫兮選齊貫中也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四矢乘矢

猗嗟三章章六句

案若語辭古文而若通用揚穎也穎貴闊故云廣揚下
揚揚眉也臧善也猗嗟昌哉莊公容貌頎然長好美色
廣揚好目揚眉步趨踰然而射亦則善矣威儀技藝其
美如此然而殊失人子之道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夫車
中之變夫人與焉則桓公之與文姜義既絕矣是以春
秋絕不為親不為桓也妻者莊也安得為母不唯不為
母亦其仇焉爾然人子處之有難言者止絕之而已其
於襄公則不可俱戴天之仇也勇其何有哉禚祝丘防
穀之幾不難執弓矢從事奚空負此偉形長技也詩人
所以猗嗟也章名眉眼之間清目下美好也成猶備
也侯張布或皮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
也展誠也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而非我齊侯之子誠
我甥也果為齊之甥則其為仇也明矣言展我甥似為
解嘲而刺譏還切矣卒章清揚眉目之間也選謂齊於
樂節也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
之謂復云其射足以禦亂蓋激發莊公也貫之在革革

寧有亂耶反復在的的何足禦耶猗嗟亂
魯道者果是誰哉歎惜刺譏溢於言外矣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魏葛屨詁訓傳第九

葛屨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

急而無德以將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
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

可以縫裳

摻摻猶織織也婦人三
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要之襪之好人服之

也襪領也好人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
提提安

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

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葛屨一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案糾糾葛屨繚戾之狀也。女婦未廟見之稱。要裳褱也。服如弟子服其勞之服也。言魏俗趨利。葛屨至冬猶以為可。使未三月新婦。縫裳褱也。領也。新婦乃就婦功。夫地隘民稠。則俗必趨利。君不將之以德教。所以日見侵削也。卒章。掃所以摘髮。因以為飾。言婦之始來嫁也。提威儀。宛然左辟。其服飾亦備矣。然至於使之失禮。則本由君心褊急。使民成俗焉耳。此其所以為刺也。夫儉比之奢。本非惡德。然而儉之弊。或至於吝嗇。公耻坐視親戚餓死。今國君而儉嗇褊急。殊失在上之體。傳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夫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子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彼其之子。美無度。美

無度。殊異乎公路。路車也。○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

美如英。萬人為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公行從公之行也。○彼汾一曲。

言采其葍。葍水鳥也。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公族屬公。

汾沮洳二章章六句

案序其君下。古本有子字。今從之。言我也。我其君子。無度言無限也。公路。主君旄車者。卿大夫。庶子為之。言在位。大夫於汾水沮洳處。躬采其菜。是儉以能勤。美則無限矣。然殊異乎在位君子所為也。孔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儉而日寧。則是亦不得已之言也。世吝嗇者。假名儉而遁其鄙。夫人有貴賤貧富之等。宜各稱其分。奢而過與儉而不及。均之失中而已。而儉之弊。往往至於不仁。在位君子。而躬自采菜。與夫拔園葵。出織婦者。相反。終

將與民爭利矣。二章公路公行本一官。主兵車之行列。則謂之公行。卒章一曲謂水曲流處也。一方一曲見壤地無多。不宜與民爭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故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殺。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殺。國有民得其力。心之憂矣。我歌且

謠。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

其欲何為乎。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棘棗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

我士也。罔極也。極中。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

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案士彼稱我也。彼人謂君也。曰其皆語辭。園有桃得其實為之。殺以興。國有民得其力為君用也。今魏君不能用其民。徒儉以嗇。大夫憂之。且歌且謠。以寫我憂矣。而不知我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為此士也。驕且曰。君之勤儉固是矣哉。子之歌謠欲何為乎。於是大夫嗟歎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既已不知。欲亦勿復思念。而已。鄭玄云。君食園桃而不稅民。若然。魏君有避穀之術。耶。魏以河汾小國。彈丸沮洳。迫近於強晉。君臣皆宜蒿目而憂。而徒是乎勤儉之利。不知國之將亡也。長慮却顧者。安得不思而憂耶。夫利之與害常相倚。利在前者。害必隨後。徒識目前之利。而不顧事後之害。滔滔者天下皆是哉。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

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陟被岵兮瞻望父兮山無草木曰岵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也。旃之猶可也。父尚義。○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

草木曰屺。母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寐寐無者寐也。無上慎旃哉

猶來無棄母尚恩也。○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

夙夜必偕也。偕俱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兄尚親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案無已無解倦也。上猶尚也。止謂降敵而止於彼也。孝子行役不怠其親。陟山瞻望父。因述父戒己之言也。父曰嗟予子。女行役夙夜無解。庶幾慎之哉。乃可歸來無止於彼。所謂父尚義也。二章無棄無棄我也。婦人最愛

少子。蓋其生也晚。孱弱質足。猥遲暮之年。而烏哺之情。又不若諸子已壯者之漸遠乎懷也。故鍾情獨於少子。深也。詩人於母曰季。委曲之情至也。抑亦可以見當時之役法。役其弟則不役其兄。役其子則不役其父。卒章必偕。謂與其偕俱。而無獨解也。無死欲生。還也。鄒忠胤云。征夫何暇登臨。孝子思親。悌弟思兄。亦何待升眺。特托言以寓情耳。不言己之念其母兄。而代父母兄之念己。不言己之自為慎。而代父兄之以尚慎相期。此詩人情至入微之語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行與子還兮或

來者或○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泄泄多人之貌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案。魏國削小。土田隘隘。不足耕墾。以居生也。古者一夫百畝。今一夫之分。不能百畝。十畝之間。而往來者。閑閑然。則削小之甚。與子還相呼。俱歸家也。孔穎達云。離則異家。得往來俱行。可以見其削小焉。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

爾。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

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貆。獸名。彼

君子兮。不素餐兮。素。空也。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

水清且直猗。輻。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彼君子兮。不

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漥兮。河水清且淪漪。檀以為輪。漥。厓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

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圓者為困。鶉。鳥也。彼君子兮。不素餐。

伐檀三章章九句。

案。檀可以為車。比君子之材。可以治國也。河水性濁。無有清時。猗與兮。同書。斷斷猗。禮大學記。作兮。夫車用於陸。舟用於水。伐檀寘之河干。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無有見用時。以喻君子潛下。不得進仕也。不稼不穡。何。以得取禾乎。不狩不獵。何以得縣貆乎。責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如彼君子。不空糜君糈矣。孔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此之謂也。何楷云。朱熹謂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如後世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

者。因以伐檀為實。有是事。固斯甚矣。政使斯人稼穡。以得禾。狩獵。以得獸。窮年。攻苦。止為口腹謀。而無關於斯世斯民之慮。何其細也。其亦公孫丑之見也哉。鄒忠胤云。魏風此詩。最為近古。大戴禮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鳴。豉首。鵲巢。采芣。采芣。伐檀。白駒。騶虞也。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夫列國之詩賦。以見志者固多。被之絃歌者。或少。伐檀獨與南雅並列。儀禮所謂鄉樂。惟欲者。此類是耶。曹魏時得漢雅樂。郎杜夔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皆古聲辭。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所。直直得其○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號呼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案碩大也。大鼠者斥其君也。無食我黍。疾其重斂也。三歲言久也。樂土有德之國也。言我久事女。曾無我眷顧。乃訣別云。我今往矣。將去女。國適彼有德國。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身未動而神已往也。泰山婦人。子夫皆死於虎。而以無苛政。故不去。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夫使政猛如虎。人必急辟矣。魏之蠶食於民。本生於儉。嗇其貪。亦柔荏鄙。狼苟竊苟偷者耳。故以鼠目之鼠之為物也。無爪牙之威。畏人而不畏於人。所以三歲貫女也。然其嚙害也。則無處不及。漸漸乎將不堪也。於是乎民始有訣去之志矣。蓋烈者人辟之。柔者人玩之。烈之

害人少而柔之傷人多則知鼠猛於虎○章莫我肯德不肯施恩於我也卒章適彼樂郊無復重斂誰之永號呼乎哉蓋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魏地陔隘而惟儉是務守非其道夫儉則算錙銖算錙銖則重斂勢所必至也民之所去國已亾矣奚待晉獻以碩鼠殿魏風蓋明葛履之究至於此云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魏國七篇 卒章適彼樂郊 無復重斂 誰之永號 呼乎哉 蓋土地廣大者 守之以儉 魏地陔隘 而惟儉是務 守非其道 夫儉則算錙銖 算錙銖則重斂 勢所必至也 民之所去 國已亾矣 奚待晉獻以碩鼠殿 魏風蓋明葛履之究 至於此云

毛詩補義卷三終

